佛教藝術的當代演繹

——《華嚴經》在港公演禮贊

覺　真

七月廿四日，我正在香港書展「佛教坊」內忙於與讀者交流，忽然接到秘書處同事李怡慧小姐打來的電話，通知我明天（七月廿五日）去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觀賞《華嚴經》專場演出。感謝李小姐給我安排了入場券，有這樣一次欣賞佛教藝術的機會，豈能錯過？

七月廿五日下午七時未到，我已匆匆趕到劇院。來得太早了，只能佇立樓梯下等候。恰巧遇到一位基督徒，他是「逢場作戲」走進來的。指著那幅巨大的演出廣告，他問我，什麼是《華嚴經》？我說：「你可能不會去讀《華嚴經》，但你可以來看一下《華嚴經》的演出啊。看一下，不就明白了嗎？」他笑了。

因爲我來得太早，所以等的時間也就最長。入場以後，我環顧四周，行滿位滿，座無虛席。尤其令我稱奇的，是整個近兩小時演出中，全場屏息斂氣，鴉雀無聲，觀眾的制心一處，全情投入，可想而知了。沒有觀眾的戲劇表演，是不可想像的。贏得了觀眾，正是演出成功的最好證明。

由衍空法師創作，由「進念二十面體」和多位出家（二眾）法師共同演出的這一劇目，是一次極其成功的藝術創作。作爲一名觀眾，我感謝創作者、演出者，爲觀眾提供了一台完整的、精彩的、當之無愧的藝術精品。

藝術是什麼？托爾斯泰說：「藝術是這種人的活動——一個人有意識地藉著某種外在符號（external signs）把他所親歷的情感傳達給其他人，使他們受到感染，並且也經驗到這些情感。」這是西方的藝術傳達論，實際上說的是藝術感染力。我認爲，需要指出的是，你的情感傳達，是怎樣使別人受到感染的呢？也就是說，這種藝術感染力是來自何處呢？

西方的美學思想是寫實，所以，西方戲劇的本質是生活的再現，以通過表現生活的眞實而傳達情感。也

就是說，藝術的感染力來自生活的親歷、生活的再現。而中國不是，中國的美學思想是寫意，所以，中國傳統戲劇的本質是意境的創造。是通過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來傳達情感的。即意在言外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因而中國戲劇，最重神似，不求形似。我認爲，這次《華嚴經》演出的成功，恰恰是意境創造的成功。所以，我說，《華嚴經》的演出，是香港演藝史上的一座豐碑、一個里程碑，就因爲他接續了體現了中國兩千年來「寫意」這一美學傳統。——請不要忘記，寫意的美學傳統的源頭，正是中國佛教。正是佛教般若學說的傳播，才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文化形態與文化思潮。魏晉南北朝是佛教經典在中國大量譯傳，並且般若思想已深入中國士人（知識份子）階層的高峰期，魏晉南北朝也就成了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條分界線，一座分水嶺。這是學術界心知肚明而口中不說的。

我還想著重指出的是，《華嚴經》一劇演出的主題是十分明確的，即「心如工畫師」。對於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這一著名華嚴心偈，很多人不能理解，甚至還以此作爲唯心主義的標籤來加以歪曲，這是極大的誤解和無知。一切唯心造，不是說「心」「造」出了一切。實際上，這是科學地揭示了心與一切存在的關係。笛卡爾說「我思故我在」，海德格爾說：客觀世界不可能獨立存在，「我」的此在與世界是渾然不可分的統一現象。也就是說，正是有「此在」，才反映了世界的「在」。一切「在」，都離不開人的「此在」。他說的「世界本質上，是隨此在的『在』而展開的。也唯有此在，才談得上對一切存在的揭示。此在不存在，也就無所謂對世界、對一切存在的揭示了。簡而言之，客觀世界的存在，正是主體反映、主體創造的結果。」以上這些詮釋，是海德格爾說的。這不正是二六〇〇年前佛陀在華嚴海會上所說的「一切唯心造」的微言大義嗎？這不正是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嗎？我是借海德格爾來講佛學，那《華嚴經》一劇的演出，正是以藝術的構思，藝術的表現來展現華藏世界，展示華嚴思想，這一開創性的藝術創造，不是香港演藝史上的創舉嗎？

《華嚴經》本是大乘諸宗共推爲圓滿頓教中的「經中之王」。華嚴思想圓融萬法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它的法界緣起理論，認爲宇宙萬法，有爲無爲，諸緣依持，相即相入，事有萬殊，法法平等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因此，華藏世界，如因陀羅網，重重無盡，這正是當代的全息論。在梵文中，因陀羅網，正是以超越時空爲特點，不居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而又含盡一切過去現在未來。探討華嚴思想、華嚴法界，恐怕應該

是今天量子力學和電子信息科學所必需要做的。它同我們並不遙遠，華嚴境界正是全息境界。本劇的創作者、編導者，最顯著的美學追求，不在故事，不在情節，不在人物塑造，而在華嚴藝術的意境，這就抓住了「牛鼻子」、抓住了最本質的東西了。在全劇的風格樣式這件大事上，我猜想創作者一定是很辛苦的，但也正是在這一劇本大事上，體現了劇作者、編導者的藝術匠心和獨具隻眼的藝術勇氣，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詩、書、畫，以現代科技的聲、光、電，調動了最具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各種藝術元素，創造了獨特的舞台風格樣式和新穎的結構排場，烘托出了華嚴意境的美麗呈現，給我們以藝術力量的感染。這是意境感染了人，意境抓住了人。所以，說它是香港演藝史上的里程碑，我想是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的吧。

我們生活在無法擺脫自身局限的現實之中。可是，你不能不發現，在我們的生活現實之外，還有一個偉大的秩序，偉大的境界，偉大的生命的故鄉。這一台《華嚴經》演出的藝術家們，通過他們所創作的舞台藝術形象，讓我們獲得了上述的發現，完成了上述的發現，這就是我寫這篇禮贊的原由。

感恩《華嚴經》這一藝術精品的公演！

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附近發現長近廿公尺臥佛像

法新社政府官員近日指出，阿富汗考古學家在阿富汗中部巴米揚地區，發現長近廿公尺的古代「臥佛像」遺跡。

塔利班政權曾炸毀巴米揚地區兩座距今約一千六百年的巨大立佛像。考古學家在二００一年末，塔利班政權瓦解之後再度展開考古工作。

資訊文化部顧問艾夫夏接受法新社訪問時說：「除了一尊十八、十九公尺長的臥佛像之外，考古團隊還發現另外八十九尊佛像。」

巴米揚位於歐洲與中亞間的古代絲路上，距喀布爾西北約一百四十公里。數百年前一名中國朝聖者造訪阿富汗時寫下的書指出，一度是佛教中心的巴米揚，有一尊三百公尺長的巨大臥佛像。因此，當地的考古學家塔齊領導的團隊，當時正在尋找傳說中長三百公尺的臥佛像。

艾夫夏說：「考古團隊在原三十五公尺的炸毀佛像東南方開挖，發現一尊臥佛像的頸部與右肩。」艾夫夏並未透露出土日期。